

中国散文台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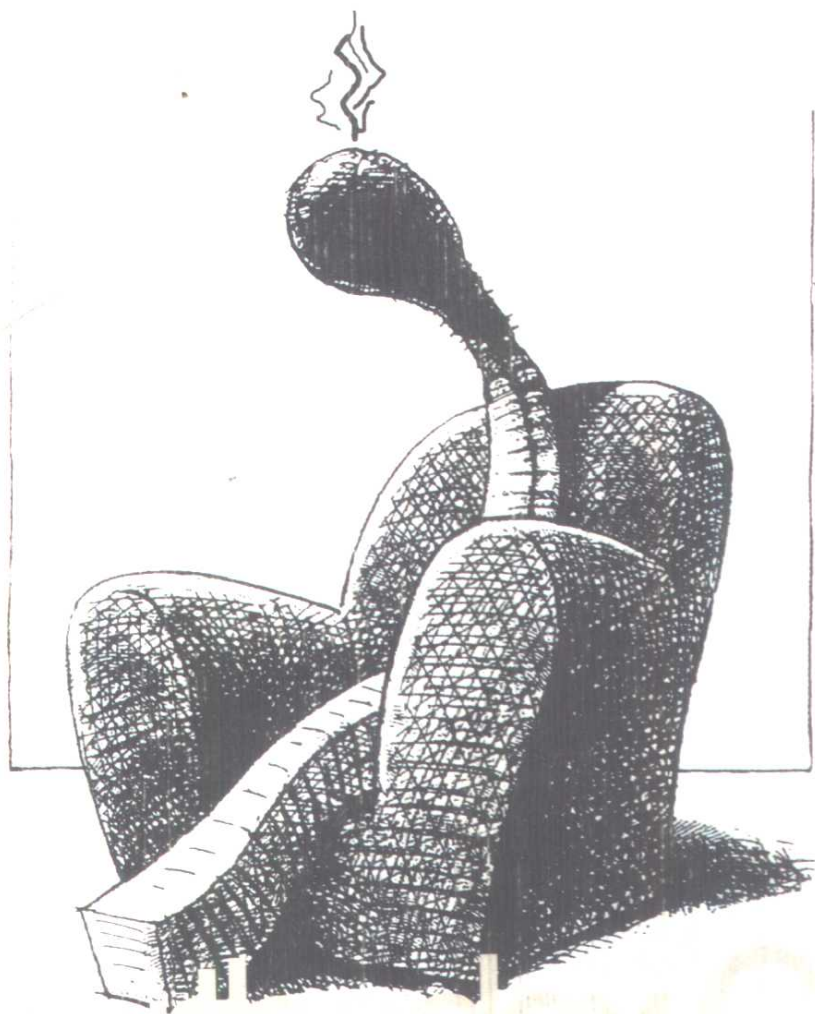
现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

牧歌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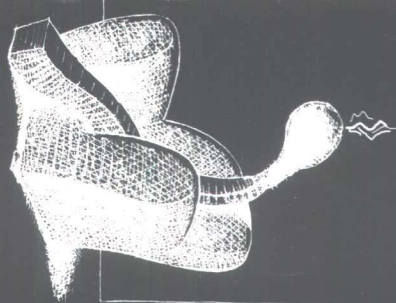
另类童话

The Unorthodox Children's Stories 狄马 萧三郎等/著

蓝血 四杰 点击 时尚



吉林文史出版社



The Unorthodox Children's Stories

吉林文史出版社

The Unorthodox Children's Stories

另类童话

狄马 萧三郎等 / 著
蓝血 四杰 点击 时尚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
张其成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类童话/狄马等著. - 2版.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26-492-2

I.另… II.狄…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72049 号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二道东北亚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75 36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0 册

ISBN 7-80626-492-2/I·118

定 价:20.00 元

内 容 提 要

另类有真假,异端有高下,千万要区分真另类和假另类。思想是一个习惯,一旦习惯形成,做一头快乐的猪也难。当我们面对缓缓西沉的世纪夕阳,无意之中倾听着这些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另类童话》时,作何感想?

本书是四位蓝血才子狄马、萧三郎、江登兴、蒋泥点击时尚的散文随笔合集。文章童言无忌,血性而有锋芒,风格各异,是继余杰之后,七十年代人浮出水面的又一批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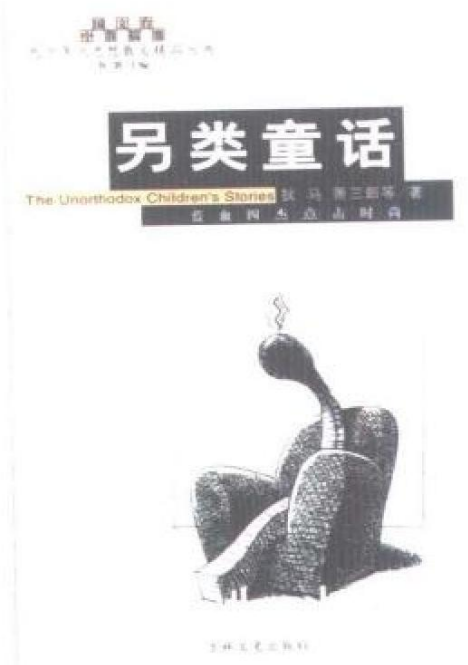


中国散文台

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

牧歌 主编

- (1) 《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著
- (2) 《城市牛哞》 牧歌/编
- (3) 《成年礼》 筱敏/著
- (4) 《膝盖下的思想》 单正平/著
- (5) 《精神收藏》 刘烨园/著
- (6) 《寸断柔肠》 冯秋子/著
- (7) 《掌心化雪》 鲍尔吉·原野/著
- (8) 《对话练习》 史铁生/著
- (9) 《谁的人类》 李锐/著
- (10) 《为批评正名》 王彬彬/著
- (11) 《另类童话》 狄马 萧三郎等/著
- (12) 《燃烧的石头》 邵燕祥 林贤治 编



责任编辑/王曦昌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JIANHONG JIANGONG TEL: 010-65001501

目 录

狄 马/倾圮的星空

杂感十篇	[3]
儿子和父亲	[9]
访问梦境	[11]
丘比特下海	[15]
论幽默	[19]
喝酒	[21]
关于女强人	[23]
人盲	[26]
流行文化:世纪午夜的假面舞会	[30]
焚烧的家园和远遁的鼠	[37]
倾圮的星空	[43]
声音叙事	[53]
强奸者的逻辑	[80]
庄稼的质问	[82]

现代人的审美困惑	[86]
裸体与雕塑艺术	[90]
艺术家及其服饰语言	[96]
审丑:雅典神庙里的异教钟.....	[101]

萧三郎/改正归邪

独白感悟	[111]
地狱的痛苦	[196]
革命与革心	[198]
权者一思索 平民就发笑	[201]
学术薪火难相传	[205]
改正归邪	[208]
学术与政治间的吴晗	[212]
“五四”真精神	[215]
民工的愤怒	[220]
书:读还是不读?	[222]
新闻改革的斗士	[225]
普利策的遗产	[228]
正义:新闻之魂.....	[231]
病夫可以治国,衰人也要立言.....	[234]

江登兴/抚慰黑暗

苦路	[239]
----------	-------

母亲生平	[251]
抚慰黑暗(通信一则)	[256]
附:董老师的回信	[266]
无言的鲜血(外二篇)	[269]
要健康不要革命	[275]
“五四”运动:光明与黑暗之间	[279]
屈辱与忏悔	[285]
焦虑中燃烧的青春	[291]
历史中的死亡意识	[300]
荒野遇蟒记(外二篇)	[303]
从人到猪	[308]
浪里青春	[311]
文化宿命	[314]
传媒时代的爱情	[316]

蒋 泥/灵界绝响

金庸透视	[321]
钱钟书:“城”内与“管”外	[325]
作家与传统文化	[329]
情商新神话	[335]
我看鲁迅与朱学勤	[341]
读懂巴金	[346]
作家与思想家	[349]
罗素与国家社会主义	[353]

灵界绝响	[358]
《尤利西斯》“弊端”论	[369]
神游哈佛	[373]
自信似云舒卷,心高与月徘徊	[377]
“后”掉“后现代”	[382]
走出“宿命”	[387]
天魔妖音	[390]
中国作家与政治	[397]
人类为什么叫“悲惨世界”	[400]
三家杂谈	[403]
因果报应的“科学性”	[410]
与“声音”对话	[413]
飘去的与将去的	[416]
另类童话	[421]
作家的不朽来源于什么?	[426]
苏格拉底的“罪”与梦	[430]
钱穆与私学	[435]
解剖余杰	[438]
语文教育的尴尬与危机	[446]

中国有没有思想家(代后记)

——“草原部落之夏笔会”座谈纪要	[451]
------------------------	-------

狄 马

倾圮的星空

杂感十篇

我为什么写作

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复杂的了。尽管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虚伪、充斥着假象、充斥着沽名钓誉的英雄,但我仍然不能原谅一个作家、一个思考的人、一个从事艺术思维的劳动者在写作中的不真诚性。我曾设想,如果每一位写作者都能把他的作品当成遗嘱来写的话,那么写出的东西即使很“臭”,也不至于“臭不可闻”。俗语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这个道理。

让我再重复一遍萨特的话。写作是什么?写作就是介入。介入什么?保卫自由。

被告知的大多数

王小波有篇名文叫《沉默的大多数》,说在中国,“大多数”被剥夺了话语权,只有听话权。大体上讲是对的,但失之简陋。

我们从记事起,小至打雀灭鼠除四害,大至批林批孔阶级斗争,不知有多少装腔作势的领导,乌烟瘴气的导师,恶意搅水的文章训导我们如何安身、如何立命、如何在压迫来临时种花养鸟练书法,但我们往往在听完或看完之后不是“沉默”,而是用各种方言说一声:“唔”、“噢”、“知道了”等应承语。

这样,在中国,就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被告知”的大多

数。

有知识的分子

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说：“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其实不用怕，他说的是西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最安定的因素。立国时，他做诏令、做敕、做檄、做电报、是帮忙文人；等到做稳了奴隶，他便做小品、做四六骈、讲笑话、编杂志、扮鬼脸逗主子开心，是帮闲文人。何尝“不安定”过？

那么与西方文化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批判立场和边缘状态相比较，中国其实很少有“知识分子”，那些戴着浆洗过的假发，为职称的房子而字钉句短的所谓学者、教授只能称为“有知识的分子”，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饿死学问家

荣格说：“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据此，我们可以说有的人，或者说大部分的中国人有知识而没文化。传统的文人也讲究“知行合一”，可惜做到的却很少，往往以言行不顾的无耻之徒居多。近时我也听到一种高论说：“学问归学问，人格归人格”——简单的就好像论堆卖菜——可是我不禁要问，一种学问如果对自身人格都不起什么影响，你还指望它影响社会，拯救人类？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一种学问既不影响个人，也不影响人类历史进程，那么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以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仅重要，而且有时甚至重要到超过了他们的学问本身。中国可以少一个隋唐史研究专家，因为那种分辨毫发的考证文章多的是人做，但少一个特行独立、敢向朝廷问政的陈寅恪可不行；中国

可以少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但少一个有个性、敢讲真话的胡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坛便可以说整个趴下……

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壮起鼠胆,学一个诗人的话说——饿死学问家?!

俄罗斯的“顶锅”精神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是一部与暴政抗争的历史。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遭到驱逐、流放、监禁和杀戮,但他们依然在一种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中创造出一流的艺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诗不能发表,甚至不敢用手或打字机写出来,因为有人在一小片小纸上精心写了几行字就发生了失踪。于是,她就不停地在脑中背诵。为了防止遗忘,她甚至请密友来到身边,偷偷地念给她,让她记住,以便流传。而尤其令人感喟的是,曼捷施塔姆的妻子,在诗人去世后,为了保存遗作,东躲西藏。在暗探盯梢太紧的时候, she 就把诗歌暗藏在一只平底锅里,提到手中、顶在头上逃奔。而对比一下我们十七年的文学,文革时的“作家”(?)则实在惭愧得紧。撒谎、构陷、卖友求荣、认贼作父,无所不用其极,过后又说:“青春无悔”、责任在于“四人帮”。呸! 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是谁

我本来对上一代人的“文革故事”不感兴趣。因为距离太近,好多“反思”类的书其实仍在撒谎。可前两天看一篇文章,作者痛加指责现在年轻人的“无知”:竟然把“文革”和“放卫星”等同起来,“大炼钢铁”和“拨乱反正”混为一谈。如此下去,历史传统如何继承?……看那口气,好像“文革”是现在的年轻人发动的一样。

但我想说,每一代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我们固然

不应忘记历史,但把上一代人自己酿造的苦果硬要推给那时还没有出生的另一代人来品尝,并且痛骂他们没有尝出甜味,吃完以后也不说声“谢谢”,我则以为不但是蛮不讲理,而且有些无耻。

你以为你是谁?那些专制而愚昧的呼号,落后而卑贱的神经错乱是一种丰功伟业怎么的?落井下石、捧红踏黑、指东打西、刑讯逼供、背父弃母、逼师上吊,哪一样不是你们干出来的?现在倒好,反而指责下一代人不能记住你们做坏事的时间和区别?!

我以为“继承”是应该“继承”,但应该“继承”的除了上一代人的无辜受害(如张志新、林昭等)、起而抗争(如马寅初、罗隆基等),还不应该忘记上一代人的无耻、下流和卑贱,这样下一代人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而一些干条条死框框,诸如每一颗“卫星”放出的年月日,参加“拨乱反正”会议的男女比例倒大可不必死记硬背。

鲁迅研究

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见证》里屡次谈到死亡,他说:“一个人死了,别人就把他端上饭桌喂子孙后代。打个比方,就是把他收拾整齐送上‘亲爱的后代’的饭桌,让他们胸前系着餐巾,手上拿起刀,叉着死者的肉吃。但是死者有个毛病,就是凉得太慢,他们太烫,所以就给他们浇上纪念的汤汁,让他们变成肉冻。可是死了的伟人体积太大,所以得把他们切开,鼻子装一盘,或者舌头另装一盘。这样,昨天的大师就成了煎制的舌头冻”。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一个世纪的伟人,在他死后,却被无数的政客、骗子、党徒、文艺沙皇、奴隶总管、一知半解的还够不上学生资格的小人利用、炒炸、泡软,进而腌制成一罐长年不坏的腊肉,以供他们随时取出来嚼食。每年一度的诞辰、逝世周年纪念正是这腌制的仪式。谁最热衷于纪念鲁迅?鲁迅研究专家。但他们纪念鲁迅,目的何尝是要人们不要忘了鲁迅和鲁迅精神(其实他哪里懂

什么鲁迅精神,只要看他们把鲁迅字钉句短地弄成一个什么主义的战士,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货),分明是要通过那么多繁琐的剪裁、讲话、献祭、扫墓、出纪念文集,要人们不要忘了他们自己……“他们把大师存进银行吃利息”,一个莽汉诗人这样说。

但把鲁迅囫囵来吃,是会卡住喉咙的,因为他是“硬骨头”。于是肢解开来,有的弄杂文,有的弄散文,有的弄小说,有的弄书信日记。当然,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聚在一起,交换着吃。就像一个穷鬼请客,最希望别人“AA制”一样。

当代作家

什么是私人写作?私人写作就是作家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露出温软的胴体,自我抚摸,身子扭曲得像海浪一样,嘴里发出暗暗呜呜的幸福抽泣声。这本来是个人行为,无可厚非。可奇怪的是,他们一边提倡私人写作,一边抱怨人民宁可看黄色录像也不看他们的小说,这就没有道理了。既然你们的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与他人无关,为什么又要老百姓疯狂地追着你们签名,吻你们走过的尘土?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无权无笔,就该忍受“刀笔吏”的无端指责吗?

后现代主义

再没有比“后现代”这三个词更令人难为情的了。抄袭、照搬、简单移植、颠倒黑白、闭着眼睛说瞎话,所有中国人的劣根性都集中在这三个方块汉字上。那么,制造这个术语的学者、教授们是白内障患者吗?不是。他们是些假装“现代”已经过时、启蒙已经不必的既得利益者。

其实只要每天把吃茶喝酒、搓麻泡妞的功夫腾出十分之一到

底层走走,或者看看《南方周末》,看看《焦点访谈》,就知道目前的中国还处于:“前现代”,远远不是“现代”,还“后”?还“主义”?

急有什么用?在一场“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杯大赛中,中国没有参赛资格。一厢情愿地自制球场,自订裁判规则,除了显示一个第三世界的穷国赶英超美的热情以外,不能说明别的。

伪 崇 高

日前,一家杂志为了“促销”,搞了一个“评选中国十差作家”的活动。搞完后,给我寄了一张答卷,其中之一说,“你认为这项评选对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有何意义?”我说我讨厌这样的提法。卖书就是卖书,不要硬和“文学的健康发展”往一起粘。中国人喜欢把放屁也蒙上一层神圣的道德光环,好像天兄下凡的杨秀清。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里说他在北方某地见到一群耍猴子的人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现在给大家耍一场猴”,而偏偏他是个不喜欢猴子的人,他认为扮鬼脸的怪相太难看,但一走开,就担上了“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罪名,所以只得硬着头皮看。

我的一个领导也是这样一位伪君子。平时他奸诈、狡猾、鄙吝、拆私信、偷听电话、撬员工的抽屉,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一到会议上,他便戴上白手套,大讲“奉献”。有一次,他领大家到陕南某风俗景点开会,开完后,他想上山游览,可又找不到“崇高”的理由。最后小眼睛闪烁了一下,问大家,这次会开得好不好?我们说:好。“那么就请大家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吧”。说完,一溜小跑就不见了。